

補餘堂四書問答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五

婺源戴大昌斗源

五畝之宅

問 穀梁謂公田爲居。井鼃葱韭盡取焉。想據雅詩中田有廬而言。鄭與賈公彥則謂民居在都城。中想據周禮廛里任國中之地而言。惟趙岐則謂在田在邑。各二畝半。集注從之。其說然與。

答 民居若果有二畝半在邑。則邑中之宅。豈可容家家墻下

樹桑乎。若果有二畝半在田。如所云冬則畢入于邑。春令民

畢出在野則田中之宅近在一井之內。又何煩。髓彼南畝乎。竊按季彭山讀禮疑圖有云。公田以制祿。斷無去二十畝以爲民居之事。又國中之廩市宅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若農民之宅。鄉里也。卽所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者。必當擇平原可居之地。去田不遠。隨數聚居。如所謂十室之邑。亦是不必都邑。然後爲邑也。其論最確。蓋天子都城方十二里。大國都城方九里。次國方三里。小國方一里。若通國農功既畢。盡入于此。必不能容。故五畝之宅。自當在近田可居之地。幽詩言入此室處者。蓋謂歲晚務閒。可以安居。

非謂冬則畢入于邑也。又詩言中田有廬，蓋卽田畔稍高處，苫小茅舍，以便憩息，避風雨，故曰廬，明非宅也。

俑

問古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能俑跳，故曰俑。按舊注，俑偶人也。說文云，偶，耦人也。其義何居。

答按中庸仁者人也。鄭氏謂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蓋聘禮每曲揖，鄭注曰以相人偶爲敬也。又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鄭注曰相人偶。賈公彥亦曰以人意相存問。閻氏

注困學紀聞。曾引其說。是相人偶之文。蓋出于儀禮鄭注也。
辛楣先生養新錄云。說文人部。偶桐人。也。桐當作相。中庸仁
者人也。康成讀如相人偶之人。儀禮注。屢言相人偶。其證也。
又引吳明經凌雲云。舊板玉篇。偶相人也。今本相作桐。蓋好
事者依今說文。輒改耳。又鮑彪注國策。全據說文爲訓。其注
齊策亦云。偶相人也。是鮑所見說文。猶作相字。据此諸說。則
舊本說文。偶當作相人也。相桐或因字相近而誤。或謂偶
亦曰偶。而鄭注儀禮曰。相人偶者。皆指生人相與爲禮。而于
俑之義無涉。今由所云。偶相人者。而釋之。相與象音相近。故

曰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則于俑義可通矣。其今本說文以偶爲桐人者。或因俑爲木偶人而有機關發動。惟桐木質輕。易於轉運。疑以桐木爲之。又說文俑亦作他紅切。他紅正切。桐字。殆所以釋爲桐人與。

晉國

問 魏已遷都大梁。而惠王猶自謂晉國者。殆緣當日三卿分晉。號曰三晉故與。

答 春秋時晉都在翼。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於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爲晉侯。則都於曲沃。其子獻公復城絳。

居之。歷惠懷文襄靈成六公。至景公始遷于新田。當汾澮二水之間。杜氏曰新田在今平陽絳邑縣。於是以前故都之絳爲故絳，而命新田爲絳。此晉都之故蹟也。按三家分晉，趙分地最多，韓畧少，而晉之故都實爲魏所分地。惠王所以自謂晉國，卽周霄亦曰：晉國亦仕國也。若韓趙則不然矣。尹起莘謂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而力不足以禦秦始。又聞百詩謂魏之失計，未有如都大梁之甚者也。去河山之險，而就平衍之地，惟旣去安邑後五十四年，遂獻安邑於秦，卒不振以底於亡，勢固然矣。

孟子見梁襄王

問 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益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

王在位十六年。

始丁亥終壬寅

哀王二十三年

始癸卯終乙丑

是三世相繼

也。竹書紀年則以史記所稱襄王之元年另爲惠王改元之一年。以爲惠王在位共五十二年。迨癸卯稱今王元年。杜預以爲哀王蓋無所謂襄王也。攷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二者俱與史記異。溫公通鑑則從竹書紀年。惠王中間改元之說。以惠王爲在位共五十二年。而自癸卯以後則直謂襄王卽位二十三年。是又從世本削去哀王也。敢問何如。

答 此難臆定。若從史記惠王三十六年之說。則據史記所書

惟惠王十七年。秦取我少梁東地至河耳。迨襄王五年。秦收龍賈軍於雕陰。圍我焦曲沃。與秦河西之地。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三年。秦又取我曲沃平周。方爲西喪地於秦七百。里。皆在襄王時事矣。又楚懷王六年。楚柱國昭陽將兵攻魏。敗之於襄陵。得邑八。正所謂南辱於楚。亦梁襄王十二年事。據此。則惠王述於孟子。安得云及寡人之身乎。集注未述惠事。而引襄陵之敗。以証南辱於楚。則未合耳。且惠王因是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稱王。故須改元。若史記以相會稱王之事。繫於襄王元年。則

惠王當身未有是舉。曷爲亦稱王乎。江氏四書古人典林。主紀年。惠王改元之說。則謂魏實無哀玉。襄與哀字相似而誤耳。然以紀年。惠王改元爲必可信。則世本史記孟子三書。皆以爲有襄玉。不應紀年獨無襄玉。卽謂以哀爲襄字之誤。但考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孟軻等至梁。六國表亦於三十五年。書曰。孟子來。王問利國云云。使惠王果有後元。又歷十六年。則孟子豈有如此久淹於梁。道見嗣君。而後他適。揆之情事。殊未必然。且竹書紀年所載荒謬者多。卽如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營生于文侯二十五年。而

文侯在位三十八年。武侯在位十六年。乃紀年則云文侯在位五十年。武侯在位二十六年。與史記不符。故閻百詩謂如紀年所云。計惠王以文侯二十五年生。迄後在位改元共五十二年。已一百有四歲。亦屬可疑。史記孟子列傳謂孟子先游齊而後適梁亦未確

七八月之間旱

趙注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集注因之趙氏耘菘謂魏自

晉分晉本用夏正

見春秋傳

孟子對襄王言蓋卽夏正之七八

月也人但知夏正五六月苗急需雨不知處暑以後苗之望雨尤切也

釁鐘

問 趙注謂新鑄鐘殺牲以塗其釁郤。因以祭之曰釁。孫疏則謂爲厭變怪禦妖釁義。與注異。江氏慎修又謂釁是交神明之道。祭祀之小禮。非以牲血塗釁郤之謂。敢問何如。

答

考釁之義有三。大司馬涖釁軍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此則血塗釁郤。使完固之義也。大司馬釁主龜人釁龜。太史釁龜筮。天府釁寶鎮寶器。此則取其膏血。護養精靈之義也。雍人釁廟。釁門夾室。小子釁社稷五祀之壇壝。圉師釁廐。司約釁藏約之戶。此則祓除不祥之義也。故注疏及江氏說皆有

所據。但鐘爲邦器。則應主趙注爲妥。江氏又謂禮記言覺廟以羊。門夾室以雞。宗廟之器。則以豶豚。今齊不以豶豚。而以牛。相沿失禮。孟子未暇論及耳。此係另推出一義。

誠有百姓者

問 集注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誠有如百姓之所譏者。若如此解。則是直犯下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二語矣。孟子亦何用有以小易大彼惡知之一詰難哉。而宣王又何復自笑其是誠何心哉。

答 竊謂宣王之意。固非如集注之解也。其曰誠有百姓者。與

子誠齊人也。語氣相同。蓋譏百姓所見者淺。不知我意。反以我爲吝此一牛耳。如此則與上節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句神氣相貫。而下文孟子所以又有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一設難矣。

爲長者折枝

問 趙注折枝。謂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劉氏注後漢書。亦謂折枝。若今之按摩也。而集注則謂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當何從與。

答 集注以爲折草木之枝者。蓋本於唐人陸善經之法。非朱

子自撰也。但此說未免太淺。且於長者二字亦無着落。然舊注按摩之說。於折枝二字尤不的確。說者引鄭注內則子婦事舅姑。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以爲卽按摩之事。竊謂抑搔之爲按摩與否。姑勿深辨。要未可以抑搔卽當折枝也。且此處長者二字。亦大概說。豈必獨指父母舅姑乎。而西河毛氏力主舊注之說。至引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折枝舐痔。以爲折枝乃按摩之証。殊不思孟子言爲長者折枝。乃舉其至易爲者以相譬况。豈以按摩舐痔之難爲者而言乎。且廣絕交論等語。其原意亦重在舐痔。不

重折枝二字。蓋折枝者。猶李詩云摧眉折腰事權貴耳。何以言之。嘗按文獻通考載周平園序陸筠翼孟以孟子言折枝爲罄折腰肢。又傳疑錄亦云爲長者折枝。蓋腰亦曰肢。肢枝古通用。折枝猶折腰也。古詩折腰載拜跪。言爲長者拜揖耳。據此正合孟子言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與此處是不爲也。非不能也。語意相同。故曰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次節遂言老老幼幼之事。似于題義明白當可從。

中國四夷

問 書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卽禹貢甸侯綏要荒。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者。亦卽周官篇云。五服一朝者是已。然周官首節又言六服羣辟。而周禮又言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何歟。

答 攷禹貢蔡傳亦言堯都冀州。冀北境并雲中涿易。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反棄之於要荒。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其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舊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蕃衍。遂爲上國。不可以一時概也。周禮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

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地廣。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則盡其地而疆畫之也。又按陳定宇有云。周禮之九服。卽周官之六服。其內五服在九州內也。外四服在九州外也。以內五服并畿內。則爲六服。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合。第略外四服耳。據此。則書之言五服六服。與周禮之九服。舉可無疑矣。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問 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與孟子合。然攷史記載騶衍言中國名曰赤縣神州。禹之治九州是也。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故職方氏疏云神農以上有大九州。古之帝者皆治之。後世德薄。止治神州。乃東南一州耳。或疑其說荒誕。又按蘇秦說當世之君。于齊宣王曰方二千里。于趙肅侯曰方三千里。于楚威王曰方五千里。于魏襄王曰方千里。于韓昭侯曰方千里。于燕文侯曰方二千里。又墨子曰宋方五百里。范雎曰中山之地方五百里。此外尚有二

周歲秦魯衛等國。以此言之。奚啻二萬餘里。豈第方千里者九乎。又鄭康成有云。唐虞時中國疆域方五千里。故虞書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每服一面五百里。合兩面夏衰四夷內侵。疆域止三千里。故王制州方千里。則縱廣方三千里。謂王之制爲夏殷之制。至周斥大疆域。中國有方七千里。故周禮九服。每服一面二百五十里。合兩面五百里。通九服四千五百里。合王畿千里。爲方五千五百里。則縱廣方七千里。亦與孟子不合。敢問何如。

答蘇秦諸所言方者。非真方也。若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則真

方也。閻百詩云所謂真方者，亦不必其形方。以周初雒邑與鎬京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第取實有此方數耳。閻說蓋如顏師古言鎬京方八百里者，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方六百里者，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然則所謂方千里者九，乃指實數言也。

至康成言虞夏殷周疆域廣狹不同，則未見其盡然。蓋州域分合無常，而山川終古不易。今攷禹貢于東言海岱，言河濟。周職方亦言其鎮岱山，其川河澗。禹貢于西言華山，言涇渭。

周職方于河南亦言華山正西言涇屬渭汭禹貢于南言衡山言江漢職方則同此與王制東舉東海南舉衡山西舉流沙疆域亦畧相仿惟禹貢言朔南暨周職方于北言其鎮翳無閭其澤藪獫狁而王制言北不盡恒山似稍狹耳由此觀之烏覩周公所斥大之地五倍于殷有半暨增廣于虞夏之

初乎

五服九服之說詳前

竊按禹貢言朔南暨則未實指界限而顧氏日知錄云尹耕兩鎮志引漢書地理志黃帝方制萬里畫埜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而疑不盡于禹九州之內且曰涿鹿東北之極陬也

而黃帝以之建都。釜山，塞上之小山也。而黃帝以之合符。則

當時藩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按魏書元魏之先出自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

受封北國以書考之禹別九州而舜又肇十二州其分爲幽并營

者皆在冀之東北。必其前閉而後通前距而後服者也。而此三州以外則舜不得而有之矣。據顧氏所引則康成言唐虞時五千里夏止三千里周七千里者雖未必確而其言自夏衰四夷內侵疆域漸狹者亦非盡無因。然則後世之幅員南方稍闕。如吳越是而惟北方則不及前古之廣遠者多矣。

獨樂樂

爲王言樂

問
閻百詩引宋陳善之言曰。莊暴一章。蓋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之與衆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母乃非類乎。閻君極賞爲通人之論。因謂齊宣好樂。若果爲好禮樂之樂。莊暴亦何用疑。猶向孟子而咨詢乎。正緣好歡樂。與好貨好色一例。故孟子一旦與王語及。遂不覺變色耳。其說如何。

答
閻君因孟子有先王無流連之樂一語。故取此說。謂好樂皆爲好歡樂。惟鼓樂句。乃爲禮樂之樂。竊謂此說未盡然。應

惟獨樂樂二節樂字則皆當爲歡樂之樂耳。何則。莊暴以宣王好樂問孟子。原謂王所好者。乃齊音傲辟喬志世俗之樂。疑有害於政治。道孟子以語王。而王亦自以非能好先王之樂爲慙。孟子直以今之樂山古之樂隨機引導。猶之以公劉爲好貨。大王爲好色也。安得以宣王好樂爲非禮樂之樂乎。惟此獨樂樂節舊注以獨樂等讀如字。下樂音洛。則未免拘滯。不如郝氏孟子解。其于此節則云樂樂者。猶言樂其樂上。樂謂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卽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一也。故曰臣請爲王言樂。郝氏之解至爲明快。聞君此條亦

曾引之。鄙意則以上三節樂字皆如字讀。而此二節樂字則當如郝氏俱音洛。猶下文與民同樂不同樂。今王與百姓同樂一例。而微與郝氏有不同者。彼意以鼓樂田獵平看。鄙意仍以鼓樂爲章旨。而田獵爲連類及之耳。若以言好樂而又言田獵疑爲不類。則孟子於對梁惠之移民移粟也。因不違農時而及洿池山林。於告齊宣之親臣世臣也。因左右皆曰賢。而及左右皆曰可殺。亦何嫌不類乎。

管 鄭司農與說文俱言六孔。康成謂併兩而吹之。但引廣雅謂爲八孔。則未確。按管本六孔。而諸圖俱止五孔。殆

併上出之吹孔而爲六歟。又管或作琯。則古者殆有以玉爲之者乎。

箛 形如笛。鄭康成郭璞皆云三孔。毛萇以爲六孔。廣雅以爲七孔。按爾雅大箛謂之產。其中謂之伸。其小謂之蒹。或謂箛有大小。故孔有多寡。三孔曰蒹。六孔曰伸。七孔曰產。諸家各舉其一。言之三孔者。殆舞時所執。以左手止能開閉三孔耳。武舞用干戚。文舞用羽箛。陸德明曰。箛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孔穎達曰。箛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其說久矣。故詩曰。左手執箛。右手秉翟是也。惟季彭

山謂舞與吹二事必不能相兼當舞入庭下則舞者吹箏以先之而堂下之樂乃合作焉於是舞者應節以舞其說與諸家獨異據此則所謂左手執箏右手秉翟者殆與有力如虎執轡如組聊以自譽而不必實有是事耶。

蹙頞 集注頞額也按頞烏割切音遏說文鼻莖也孫疏亦云頞鼻莖也額五陌切同頞說文頞也揚子方言中夏謂之頞東齊謂之頞又吳諸葛恪折頞廣頞可見頞額二字之辨不可混矣

賢者亦有此樂乎

問 閻百詩謂宣王自于雪宮中見孟子。非館孟子于雪宮也。賢者二字仍指人君。謂與梁王賢者亦樂此乎同意。其說何如。

答 按下文孟子言人不得則非其上。及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云云。是以民與上緊相貫注。則以賢者就人君言。似較勝舊解也。

朝僊

問 趙注轉附朝僊皆山名。未注所在。又云朝水名也。可俱有考証否。

答

閩百詩謂曾徧考轉附朝儻二山查不知所在惟趙氏德
南宋人有轉附附作鮒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因疑此二山
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此亦
閩君揣度其所在固難確有依據矣 趙注又云朝水名接

梁顧野王有云灘水名出南陽此恐誤灘爲儻邢疏曾引其
說据此則趙言朝而顧言灘或互相見其轉附之山屬萊州
朝儻之水出南陽且姑存其說似較勝於閩君之臆度者矣

明堂

問 古來言明堂者不一淳于登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

之內。韓詩亦謂在南方七里之郊。而鄭氏則附之大寢。顏師古所謂宜近在宮中。則言其地有不同矣。王雙溪明堂考。則以儀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四門。爲壇。加方明于其上。而設六玉焉。謂卽明堂之壇之宮也。先儒又有謂明堂之制。取其正室曰太廟。取其四時之學曰太學。取其堂下環水如壁曰辟雍。自享上帝迎時氣聽月朔朝四岳諸侯。以及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在於是。王方慶所云天子一年十八度入明堂者是也。至其制度亦說者不一。宜何從。

答
先王之制有異地而同名者。後儒不能盡悉。古制必欲合

爲一事此所以膠柱難通而明堂其甚焉者也。至其制度則大戴禮以爲九室十二堂每室有四戶八窻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白虎通蔡邕明堂論並沿之。近時戴東源先生明堂攷則以爲五室十二堂依呂氏月令分配中央十二月一言之甚覈。而金縢中先生禮箋則以王居聽政之明堂與王合諸侯之明堂別而二之。其月令考工所言有室廟个之制乃聽政之明堂卽路寢也。其覲禮及周官司儀禮記明堂位大戴禮所言有宮壇方明之制乃合諸侯之明堂也。此外則方岳之下亦有明堂其言較爲析矣。又江都汪君容甫著明

堂通釋三篇謂明堂有五其致誤亦有五辨証頗詳而獨不取呂氏月令之說似于諸家爲長茲錄其文並圖于左

汪氏容甫明堂通釋上 明堂有五其一以饗帝天官冢宰祀五帝注謂四郊及明堂下曲禮大饗不問卜注大高五帝於明堂是也其配則以文王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是也其地則在南郊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注南門謂國門明堂在國之陽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其二太廟之堂亦謂之明堂。覲禮
侯氏入廟門告聽事。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下曲禮天子
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佇而立。諸公
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
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大戴盛德記明堂者所以明諸
侯尊卑。又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下曲禮孔氏正
義知在文王廟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明天子受覲於
廟之祧可知。春秋文二年左氏傳不登于明堂。傳所引本
逸周書大
匡解 文。注明堂祖廟服杜同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此言魯
太廟得

如明堂之制耳。鄭義非也。

是也。其地則在寢之東。小宗伯掌建國之神

位。右社稷。左宗廟。逸周書明堂篇。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

周明堂之位也。尸子君治篇。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是也。

其三路寢之堂亦謂之明堂。玉藻朝君日出而視之。退適

路寢聽政。盛德記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

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逸禮王居明堂是也。其四

辟離之堂亦謂之明堂。禮記太學志

蔡邕明堂月令說引

禮士大夫

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盛德記明

堂之外水環之曰辟離。詩靈臺正義引政穆篇太學明堂

之東序也。史記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雝。諸侯曰泮宮是也。其五爲泰山下之明堂。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封禪書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是也。爲宮室非一向。故詩曰西南其戶。太廟路寢辟雝皆南向。故其堂皆曰明堂。

明堂通釋下 明堂異義其致誤有五。五室九階四旁兩

夾。愆夏后氏世室制也。盛德記四戶八牖。則澗諸明堂。鄭

注世室之五室。雖以五行當之。不謂明堂也。鄭志

下藻正義所引

既破戴禮四堂十二室之義。又云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

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則始舉而加之明堂。是世室之制誤之也。重屋殷制也。經言四阿重屋而已。盛德記因以爲上圓下方而溷諸明堂。由是白虎通德論明堂月令說沿之。是重屋之制誤之也。五學太學制也。於是乎有四門而周書明堂篇禮記明堂位則以四門溷諸明堂。太學與明堂既同是在郊。辟雝之堂。又得稱明堂而蔡邕因謂明堂卽是太學。則太學之制誤之也。爲壇於國外。祀方明之禮也。伊訓漢書律歷志引及覲禮有之。覲禮請侯覲於天子。爲宮方

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殿同也。可謂明辨皙矣。而盛德記因溷諸明堂云。其宮方三百步。明堂位及周書明堂篇。因有朝諸侯於明堂。三公諸侯伯子男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九采之位。是祀方明之禮。誤之也。月令青陽明堂太廟。總章元堂。九宮之學也。盛德記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實發明其制。故盧辨注云。謂法龜文。其在漢世則謂之明堂陰陽。見於藝文志。魏相傳。而諸儒皆以爲周人明堂固然。夫南郊之堂。月一聽朔而已。必如月令之言。是王者去

其宗廟遠其伉儷而終歲野處殆不可也不得已而鄭氏傳之大寢。顏師古謂宜近在宮中。則路門之內是名路寢。前爲聽政之堂。後爲齋居之室。又其後燕寢。凡五。王后又六寢。而此九室橫互其中。周回相向。未審堂以何途出入。且王宮之地。列有四門。東出則侵席墉。西出則迫社壇。六宮之衆。又在北門之外。天子塊然而已。是不可通也。原夫呂氏著書。本非事實。五方五色。有類巫咸管子幼官四時五行篇。素問四氣調神論。並有其事。而諸儒曾不窺之。深可太息。且九章之制。但有元纁黼黻文章。義取相聞。而

云五時各仿其方之色。不近于服妖乎。由是言之。安可以月令解周制也。故此之九室。正與蒿宮之柱。昆崙之圖。同其闕大而諸儒耗心絕氣以求合于五室。又兼顧大戴記十二室之文。則九宮之學。誤之也。解明堂者之誤。大端若此。自外三十餘家得失互具焉。惟呂不韋無取。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

汪君明堂通釋本有三篇。但中篇引攷工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之文。以明路寢之制。復牽涉書顧命。牖間南嚮數節。按史記成王既崩。

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作顧命先儒據此謂
顧命敷重茂席黼純華玉仍几之屬皆廟中事物以明受
册命在祖廟今汪君中篇既言路寢又引顧命之文有不
相合故未錄

考定明堂五室圖



圖亦汪君所定

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問 孟子言關市無征。澤梁無禁。惟王制云。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與孟子合。若周禮大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地官又有司市司關等掌其賦稅。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可見不凶札固有征也。澤梁亦有川衡澤虞之官掌其禁令。俱與孟子不合。先儒言漢儒摠王制。本依仿孟子。又謂王制多言夏殷之禮。又謂周禮多有劉歆等增入。非盡周公之舊然歟。

答 漢儒記禮如吉凶車旗衣服未始無前代之制。固已竊謂

孟子此節乃言文王治岐之政若周公後來治定制禮大經
大法固不能變若其節目周詳監二代而損益垂諸永久自
有非盡如先世之舊典者故關市山澤不得不設之政令以
防其詐虞暴殄勢固然也至玩周禮司關職云掌國貨之節
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屨夫曰與其
征屨則市關所掌者即指市宅之屨稅而言以司關謹司商
賈貨賄之出入由此達知司市屨人之屬互相糾察故曰掌
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又曰凡所達貨賄則以節傳出之節以達其
物傳以書其數今考屨人之職則云掌斂布紵布總布質布罰布而

入於泉府。若司關則但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

注謂沒其財

猶司門但云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可知司關所征第貨之不出於關者。司門所征第財物犯禁者耳。皆非別有征稅也。其以市所征屢稅兼掌之。司關者蓋以商賈貨賄必由司關達知故也。其云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者。按大司徒荒政十二。六曰去幾。注謂關市去稅。蓋謂凶札之歲。凡此貨不出關財物犯禁等項一概寬之。故不曰去征而曰去幾也。司門職云征其貨賄。即指幾出入不物者。非別有征。若司關又云猶幾者。則專指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耳。向來解周禮者俱以征屢句爲司關所自征之。

稅悞矣。

至市亦無征說詳
廛而不征一條

澤梁無禁。不過言文王利與民共之意耳。若周禮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屬禁。蓋取之無度。物耗而用不足。則禁令自不可少。故孟子告梁王亦曰。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也。其澤虞職有云。頒其餘於萬民。卽文王之澤梁無禁也。

王顧左右而言他

問 集注謂其憚于自責。恥于下問。是以王爲大不然。孟子之言耳。果其然乎。

答 按趙注謂王慙而顧視左右。道其他事。孫疏亦謂王知罪在已。乃自羞慙。此解最爲情景逼真。較勝集注。否則似宣王當日悻悻然見於其面者矣。又集注圈外載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毋隳其職。乃安其身也。人多不詳其解。蓋此四句亦趙岐章指。謂王答孟子以在廷百僚各盡厥職。然後四境之內治而身可安。所謂他者。卽指左右臣工言也。見圖治非君一人所能爲。乃齊王自諉其咎之意。故曰王顧左右而言他。此說亦可存參。

友人方培之云。齊王以境內不治。歸咎于左右之臣。故孟

子他日見王。告以親臣世臣之說。在於進賢不可不慎。又戒以不可徒信任左右近習之臣。此兩章相連而及之意也。蓋孟子書一手編次。大概上下章多相承而言耳。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六

婺源戴大昌斗源

齊人伐燕

問 孟子書所載伐燕俱宣王時事而史記載燕王噲讓國于之及齊伐燕皆在齊湣王時彼此不合後人紛紛遷就其說果何從歟

答 温公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故移湣王前十年爲宣王之年以合孟子然燕人畔尚在此十年後則仍是湣王終屬不合閻氏百詩則欲將燕世家所載燕王噲五年讓國于子之

七年噲及子之死。後二年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等事。俱移前十數年。當齊宣王之時。以合孟子之書。近趙氏耘菘則據國策燕王噲旣立篇所載。斷以爲齊宣王以駁史記之誤。亦屬有見。而錢君養新錄則載寶應王子中之說曰。孟子所言齊王皆潛王。非宣王也。潛王初年兵強。與秦爲東西帝。故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而好貨好色不自克。末年之禍亦基于此。孟子去齊。當在潛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潛王之亡。蓋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後來傳孟子者。改潛王爲宣王。爲孟子諱。而實無庸諱也。錢君極取此說。今按王氏子中之說。則朱

子語類中已有之矣。

語類云齊人伐燕。孟子以爲齊宣。史記以爲湣王。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且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誤。曰。想得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王耳。

竊考竹書紀年。謂梁惠王另有改元。後十六年。與史記不合。說已載前。梁襄王一條矣。今若是不主惠王。後元之說。但依史記。六國表魏世家謂孟子於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三十六年。惠王卒。襄王立。由是孟子一見襄王。卽去之齊。正當齊

宣王之九年。宣王於十九年卒。而潛王立。迨潛王之十年。齊人伐燕。噲及子之皆死。潛十二年。燕人立太子平。據此則孟子於齊。先事宣。繼事潛。中間有反魯歸葬一節。或後來記孟子者。未及細考。誤將伐燕之事。書作宣王。亦未爲無因。不必其有心爲孟子諱也。

齊人將築薛

問 文公言將築薛。是時薛猶存乎。

答 按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並云。潛王庚子。封田嬰子薛爲靖郭君。實周顯王四十八年事。其時薛已滅矣。故江氏

慎修謂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者。卽孟嘗君田文也。又國策載靖郭君將築薛。以客海大魚之諫而止。今此曰將築薛。或是又欲重築。故滕文以其逼已而恐耳。攻薛之祖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造戰國歷千九百年爲齊所滅。享國最久。忽然不祀哀哉。

梁山

問 禹貢於冀州言治梁及岐。孔傳謂梁岐在雍州。蔡傳謂梁岐皆冀州山。二說不同何耶。或謂梁山有二。豈其一在冀州。一在雍州耶。

答 梁山固有二。然皆在雍州。其一在今韓城縣西北。詩所云

奕奕梁山。及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禹貢所言治梁及岐之梁山也。其一在今乾州西北。而西南則接岐山縣界。閻百詩云自邪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中間。卽孟子所云太王去邪踰梁山者也。元和志誤以此山爲卽治梁之梁山。蔡傳於治梁及岐謂梁山呂梁山也。

夫呂梁山卽尸子云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者。蓋卽龍門之南山耳。而又以爲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其誤亦有所本。按酈道元謂呂梁巨石崇竦千仞。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山在離石縣界。司馬彪因之。晁以道亦因之。故蔡氏用其說。然攷離石縣。乃明之石州。在今永寧東北。去河流二百餘里。實無

所謂巨石千仞。開鑿通流之跡。閭百詩謂酈注言離石者。當闕疑是矣。或謂二山俱在雍州。書何以繫之冀。胡朏明謂禹貢書法亦有變例。如他州皆言疆界。而冀州則不言也。他州皆言貢物。而冀州亦不言也。曾彥和有云。壺口梁岐一役也。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玩曾氏之說。疑者可渙然釋矣。要之太王所踰之梁山。固非禹貢之梁山。而亦非在離石境界也。

水滸附考。史記周本紀言去幽。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又程泰之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

以達岐閭百詩謂水滄當以程氏指渭水者爲確

或曰世守也

一節

問袁簡齋謂曲禮云國君死社稷爲諸侯言之若天子以四海爲家如春秋天王出居于鄭是也因謂明崇禎昧于斯義不肯南遷其說如何

答

按曲禮此節先言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云

云謂臣民止之

次言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則此節是專

就諸侯大夫士言下節君天下云云乃指天子言故鄭注國君死社稷死其所受于天子也孔疏謂有寇難則以死衛之

而已。又禮運云君死社稷謂之義。春秋傳國滅君死之正也。皆指諸侯言也。呂氏大臨曰先王建國必爲之置社稷使世守之。有國者所以以社稷爲重。苟社稷無隕先君有後則或不安其位。亦有可去之義。禮所以有寄公也。今按呂氏所言乃指諸侯去國託於諸侯者。非遷國圖存之說也。若滕處戰國時無地可遷。故首章孟子曰效死與民守之。此二章則并言太王遷岐之事。末復述效死之說。請文公自擇于斯二者。以見能如太王之得民則雖諸侯有可去以圖存猶不妨于去。况天子以四海爲家者乎。此則孟子立言之周正可爲世

法隨園之論。蓋非無所本矣。

前以士 貧富不同也。

問 臧倉以後喪踰前喪。毀孟子。但攷列女傳所載孟母三遷。及買肉以啖。斷織勸學。則孟子固少孤。想于父喪尚在。未有知識之年。樂正子胡不以此爲解。而乃曰前以士。又曰貧富不同。豈孟子喪父時。則固已爲士耶。

答 是固有可疑者。或樂正子知魯君偏聽讒言。辨之無益。但直據理答之。以明其非所謂踰耳。否則列女傳所載。或非實也。蓋劉向著述。多未可信。如列女傳所論國風婦人之詩。皆

未必確。若說苑紕繆尤多。

微子微仲

以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啓附

問

微子爲紂諸父微仲爲微子之子然歟。

答

微子微仲趙注無明文按呂氏春秋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尚爲妾改而爲妻復生紂其後欲立啓爲太子太史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是則微子微仲皆紂之庶兄也觀尚書稱微子爲殷王元子其非紂諸父可知矣孟子以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啓想因下句比干而連及之亦猶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不可泥看也至閩百詩以

微仲爲微子之子。謂微子有二子。長微伯死。微子不立微伯之子。而立次子微仲。檀弓所云。舍孫臏而立衍者。卽微仲也。是蓋見鄭氏注。謂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遂疑衍是庶子。爲適子之弟也。不知家語明云。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繼微子後。而史記亦云。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所云其弟。皆謂微子弟也。且鄭注亦明云。殷禮攷殷禮先傳及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弟及。如微子傳弟衍是也。世者。父子相繼。謂傳弟之後。弟卽傳已子。如微仲傳宋公稽是也。蓋微子微仲俱爲紂庶兄。故終身祇稱故封。至微仲傳子稽。始稱宋公耳。觀

孟子于微子微仲比干箕子膠鬲數人皆稱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則仲亦紂之故臣。又何微子之子之有。

置郵

問 趙注置郵未有專解。集註置驛也。郵駟也。果有別乎。

答 說文云驛置騎也。從馬。睪聲。是驛主于騎。言馬也。駟驛車也。從馬。日聲。是駟主于傳。言車也。亦謂之遽。周禮行人掌邦國傳遽之小事。禮記士曰傳遽之臣。左傳且使遽告於鄭。說文遽傳也。一曰窘也。傳車尚速。故又爲窘迫也。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

騎是也。至曰置者，考之于經，未有以傳送文書處名之爲置。惟漢曹參傳取狐父祈善置，師古注云：置，若今之驛也。廣雅亦云：郵，置關驛也。又曰：郵者，郊特牲郵表嘏。注若今郵亭，謂田間舍也。爾雅釋言：郵，過也。注道路所經過也。說文云：境上行書舍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注云：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館是矣。自是字書則云馬遞曰置，步遞曰郵。始分置郵爲二解。閻百詩極取此說。閻云：馬遞曰置，謂駕馬之車，非徒馬也。然以郵爲步遞而說，文言駟爲傳車，則郵似不得注爲駟矣。竊謂古時傳送文書固無步遞，但有傳車。駟是也。有馬騎驛是也。後世則但

有馬遞步遞而無傳車。今攷置字之解。玉篇云立也。廣韻設也。商書王置諸其左右。周禮三曰廢置以馭其吏是也。意孔子所云置郵者。蓋謂置立郵舍以爲傳送簡書者。朝發夕宿之所。蓋兼傳車馬騎言之。非分置與郵爲二也。觀于說文郵字釋云行書舍也。而置字但釋云報也。絕不言傳送簡書之義。可見矣。後人相沿。因以置作實字用。而字書則遂分馬遞曰置。步遞曰郵。亦未見其確耳。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二節

問
氣配乎道義則不餒而養氣之功在于集義。此兩節意本

以書問答 卷二十一
聯貫而朱子以爲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故于無是餒也謂義無氣則餒。于行有不慊于心則餒。謂氣無義則餒。似作兩扇。當時呂忠公大愚不然。其說後人非之者亦多。敢問何如。

答

朱子因孟子說浩然之氣本自至大至剛。此節又說個配

字。

趙注謂爲配偶俱行

所以釋爲合而有助。但按語類有云是兩相助

底意。其初下工夫。便自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理自圓足。又文集中載李履中之說曰。動必由理。則不愧不怍。無憂無懼。其氣豈不充乎。故曰是集義所生者。舍是則自歉于中。氣爲之喪。故曰無是餒也。朱子

極取其說。集注于集義節。則云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爲之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于中。原是一弗說下。故上節釋配義與道。就既能集義養成者言。釋無是餒也。就未能集義者言。本自了然。乃全謝山譏朱子謂必別有養氣之功。而後能配義。不然則義餒又必有集義之功。而後能養氣。不然則氣餒未免失其本旨矣。

市廛而不征 二句

問 集注用張子說。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何

如

答

趙注於上句但引王制市廛而不稅於下句則謂當以什

一之法征其地而不征其廛宅未能釋上下句所以不同之

故集注所以引用張氏說耳吾鄉汪氏雙池謂周禮司市所

征則有歛布

列肆之稅

總布

無肆而立地之稅

廛布

商賈所居屋稅

皆所謂廛稅

也三者但取其一則不復征其貨是廛而不征也此外又有

質布

所罰在市犯禁者之錢

罰布

所罰買賣不平者之錢

皆所謂法也凶札則市

無征然質布罰布自不可弛是法而不廛也汪君引據明確

而釋法而不廛句尤着實較趙注與張氏說皆勝之竊按孟

子言文王治岐。開市譏而不征。而周禮開市皆有征。後儒多疑。今據汪君以紬布總布。屨布爲屨。而不征。以質布罰布爲法。而不屨。則市仍無征也。所謂孟子與周禮未嘗不合矣。

屨無夫里之布

問集注謂市宅之民已賦其屨。故不可更有夫里之布。至所引周禮鄭注謂里布爲一里二十五家之布。謂夫家之征。夫爲一夫百畝之稅。家爲一家力役之征也。其說然歟。

答此屨字若仍指市宅。則不惟重混上市屨節。亦不合下文天下之民皆願爲之氓矣。江慎修先生所謂當指民居之屨。

是也。又以夫爲一夫百畝之稅。亦重混上助而不稅一節矣。竊謂上文分說士商旅農。而言農一節。正指粟米之征。而此末節。則就力役之征。布縷之征而言也。蓋布者泉也。卽錢也。夫布謂閒民爲人傭力。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閭師則征其力役之泉。故曰凡無職者出夫布。又里布者。謂自荒其地不種桑麻。或爲臺榭遊觀。載師則征其地稅。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今所謂民居之屬。其人皆非閒民無職者也。則已有力役之征矣。豈可復征其夫布乎。其地皆非不種桑麻者也。則已有布縷之征矣。豈可復征其里布乎。惟無夫里之布。則民

皆願爲之氓。方輿上言商言農不相混矣。若如集注市宅之民已賦其廩。并所引鄭注共計之。則是當時一人而四征之。有是理乎。故里布宜引載師之文。夫布則宜引閭師之文。不當亦引載師出夫家之征句也。至鄭釋里布爲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亦非。

天時

問 集注謂時日干支孤虛旺相攷太公兵法背孤擊虛萬人無餘云云。兼指方向說。諸葛八陣。馬隆偏廂。李靖六花諸陣法。俱以方位爲言。豈其遺意與。後世術家又有奇門遁甲之

法談兵者每以爲奇秘。又有用建除等字。選擇用兵吉日者。至于經傳所言每事必卜日。他如子卯爲忌。歲星所在爲福。分野以占妖祥之類。亦往往而有。以上諸說。其義何居。

答

太公兵法亦託名之書耳。若孤虛之說。按史記龜策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裴駙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孤虛者。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也。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卽爲孤。寅卯卽爲虛也。其餘六甲皆依此推。蓋卽旬空之謂。班固藝文志序謂之小數。故旺相孤虛。不過術家所用。非兵畧也。若諸葛李靖等營伍陣圖。係祖握奇經遺意。

乃前後左右聯絡照應之法。所謂龍蛇鳥虎景死驚開。皆假借之名。要於孤虛旺相之義無涉也。

奇門遁甲之式。卽易八卦方位。加以中央。與乾鑿度太一下

行九宮之法相仿。

畧見前河圖一條

分權衡規矩。卽謂坎

權離衡震

規兌矩

四正之位也。加以坤巽乾艮四維。並中央一位。義亦

與衍。其說有貴人登天門口。可以決勝。三奇入墓不利出師。然亦未必悉驗。此外又有以主將之生命。配時日旺相者。或選用執日宜擒賊。破日宜攻城。亦本淮南子。又如六韜云。開牙門當背建向破。較之奇門。又爲淺矣。

古人以子卯爲忌日。則指甲子乙卯。謂桀紂亡日也。君大夫
徹樂減膳。士人舍業。莊二十一年公羊傳大省。何注亦謂子
卯日也。此皆子卯不樂之義。要非吉凶所在。說者乃謂子爲
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之。江慎修先生亦言古人有五
行避忌之說。五行有三刑。子卯兩日相對互刑。故尤忌之。竊
謂五行三刑之說。如占課談命。每遇兩者並見。方爲相刑。若
日辰值子。則固無卯。值卯則固無子。曷爲相刑。若以空相對
爲刑。則十二辰不皆須避忌耶。善夫亭林顧氏之言曰。古先
王之爲後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見之也。故亡國之社以爲

廟屏。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樂。此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義也。凡經言子卯者。但指甲子乙卯。斯真爲通論矣。

左傳多言歲星。歲星者木星也。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則自子左行。如歲在星紀。丑則太歲必在子。歲

在元枵。子則太歲必在丑也。鄭康成謂歲星右行於天。十二

年一周。太歲左行於地。亦十二年一周。歲星可見。太歲不可見。故舉歲星以表太歲也。歲星有超辰之法。每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是以左傳昭公十三年。壬申歲在大梁。十五年甲戌當在鶉首。而越在鶉火。由餘分數滿。跳過一次也。

服虔注春秋有龍度天門之說。以龍者歲星辰爲天門故耳。但古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謂太歲亦超一辰矣。錢辛楣先生謂漢以來歲星之行漸速。不能與太歲相應。而太歲亦無超辰之率。蓋起於東漢。至今因之。

又辛楣先生史記考異云。古人以太陰紀歲。太陰亦謂之歲陰。又曰青龍。蓋非太歲也。淮南天文訓。謂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不可背而可嚮。又云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如太陰在寅。則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執。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

爲收。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此太陰與太歲之別也。太陰亦左

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如太歲在子。則太陰在寅。太歲在丑。則太陰在卯也。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太陰在申。歲名曰涪灘。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太陰在戌。歲名曰闍茂。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太歲在子。歲名曰困敦。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可知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並非謂太歲也。太史公天官書亦以太陰

紀歲惟改太陰爲歲陰。迨班固天文志乃改太陰爲太歲。故

東漢後術家不復知太陰太歲之別。至晉灼司馬貞輩更無

論矣。

錢君又以史記歷書所云太歲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者爲指歲陰其解未確說詳下。

按錢君史記考異所論太陰之說蓋本于史記天官書所云

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

則太歲在子。

歲陰在卯歲星居子

則太歲在丑。

歲陰在辰歲星居亥。

則太歲在寅。

歲陰在巳歲星居戌。

則太歲在辰。

卯在

以下俱照此推故以爲太陰在太歲之前二辰竊謂有

可疑者三焉。據漢志云太初元年歲在丙子今攷通鑑暨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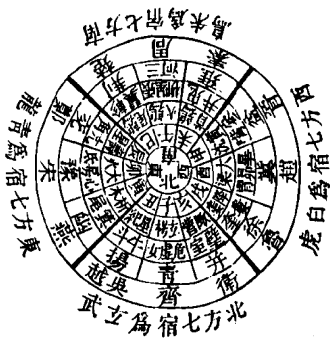
極經世二書太初元年則歲在丁丑非丙子此一可疑也。又

攷漢書翼奉傳云。今年太陰建于甲戌。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又云。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又楊雄傳詔招搖與太陰兮。張晏曰。太陰歲後二辰也。据此則太陰在太歲之後二辰。不在歲前二辰。此二可疑也。然即以爲通鑑皇極經世所紀。或差孟康張晏所解有誤。然漢書云。太初元年歲在丙子。則歲前二辰係戊寅。非甲寅。戊曰著雍甲曰闕逢而史記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云云。錢君以爲其年歲在丙子。所謂焉逢攝提格者。卽是歲前二辰之太陰也。豈非誤以戊寅爲甲寅乎。

此則三可疑者。真不能解說矣。惟王伯厚困學紀聞載太衍
歷議云。洪範傳曰。歷記始于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
歲。漢太初歷元起丁丑。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
曰闕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其說則與錢君有異。今攷
淮南子亦言太陰元始建于甲寅。故以焉逢攝提格之歲爲
歷元。而太初三統推上元日月五星皆起于星紀。故太歲起
丙子。詳其文義亦似非以焉逢攝提格爲卽指丙子之前二
辰也。附識于此。

按毛西河以九宮巽離坤兌爲右旋。見五卷錢君以史記
太初元年焉逢攝提格者爲歲陰。其說俱誤。故特正之。

分野星圖



歌曰

壽火析木星紀起 立枵陬營降婁繼

大梁實沈鶉首排 鶉火鶉尾十二次

傳云日月之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

二會會必於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角

亢始於辰故歌序從辰位起辰者星

躔之首歲紀之始也

又考陬營之次一名豕韋 分野晉

一作魏

按二十八宿分野見於周禮左傳載於甘石之書每舉星次

以言其國妖祥。不觀此圖無以詳晰。但亦有不可解者。吳越南而星紀在丑。齊東而元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秦西而鶉首在未。趙北而大梁在酉。何也。先儒說者不一。惟唐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南北兩界者。稍爲近理。又東七

宿爲青龍。南七宿爲朱鳥。西七宿爲白虎。北七宿爲元武。雖分東西南北四陸。然實每歲四時推移。如青龍七宿。春在東。夏則南。秋則西。冬則北。其朱鳥白虎元武各七宿皆隨之轉。故堯典舉二分二至初昏之中星。四時迭見。其証也。又傳云。日在北陸而藏冰。謂十二月夏正北方元武七宿。則在西方。日

躔其度而藏冰以其本爲北方之宿。故名曰北陸也。至列宿
又有歲進之差。如越數千年則二分二至初昏之中星亦與
堯典有不同矣。戴氏東原所論列宿之四象及十二星次之
說至爲明確。茲附錄于後。當與卷中如日月之食四時之錯
行千歲之日至諸條參閱

戴氏東原

四象
星次總論

按曲禮言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此列宿之
四象。春秋傳有日在北陸及西陸。朝覲之夾是四象。又卽
爲四陸。爾雅雖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實言陸則兼該三

次。故舉中一宿以見七宿。天既動體。隨時不同。何以有南
北東西之定方。據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鳥在南則蒼
龍在東。白虎在西。元武在北。象各七宿。或見或否。因其時
之定位。命爲南北東西。移時則不同。越數千年則仲春初
昏亦不同。然則分四象始自羲和可知。周冬至日在牽牛
爲星紀之中。則斗值星紀之初。用是爲十二次紀首。故曰
星紀。唐虞冬至日在虛。乃元枵正中。元以來冬至日在箕
乃析木之津正中。不首斗牽牛也。然則十二次之名始自
周人可知。漢費直劉歆蔡邕諸人未識歲差。各以節氣日

所在宿度分十二次之界。故劉蔡竝云日至其初爲節氣。至其中爲中氣。晉虞喜始立歲差法。而祖沖之尤論之詳。後此推步家雖知星次不隨日躔推移。然其十二次之界。不過損益漢志及月令章句爲之。咸非定論。星次起于周人。則當取春秋傳元枵虛中及婺女爲元枵之維首二語。就黃道均分其界。庶幾不大遠於古耳。

又云二十八宿乃星之當黃道者。日行黃道雖借星以紀日躔。當分黃道自爲黃道。列宿自爲列宿。黃道以冬至爲最南。夏至爲最北。春秋分爲南北之中。列宿則唐虞時虛

在最南。元以來箕在最南。分至由於南北中一定之限。十
二次專以星象爲限。不論黃道之南北中也。

地利

問

孟子雖言地利不如人和。而亦以鑿斯池築斯城告滕文。
又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故西北足以控東南。東南不足以
控西北。地利之說其來久矣。敢問何如。

答

先王經理天下。未嘗不據地利。周之初東陝西陝。周召主
之。至武王克殷。自三監監殷而外。則封東虢以據虎牢之險。

即滎陽在今河南鄭
州汜水縣亦名成臯

封西虢以扼桃林之塞

桃林今在河南
陝州靈寶縣南

卽秦時函谷關也。自函谷西二百里至陝西同州府華陰東四十里卽潼關也。王氏曰自靈寶以西潼關以東皆曰桃林。自嶠山以西潼津。二者居天下之大險皆以懿親主之。又於以東通稱函谷。

東都營洛邑爲朝會諸侯之所。以周公君陳畢公遞守之。曷嘗不居天下形勝哉。卽至平王東遷尚有太華外方之間方六百里之地。仍可西倚虢國以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呂可扼東南之要。其勢猶足恃也。迨莊廿一年惠王復與鄭以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鄭武公會滅虢檜之地。据有虎牢。其後周復取之。至是惠王復與鄭漸且楚滅申呂而東南之蔽失。晉滅西虢而西歸之道斷。桃林之險屬晉矣。襄王又以溫原畀晉。晉啓南陽。南陽卽河南唐李光弼百戰守之以固關輔者。於是

東都之勢。遂不可爲矣。繼考春秋強國。無過晉楚。齊秦吳越。如齊之險。水有河海。無棣山。有泰山。穆陵。穆陵卽青州府大峴山。晉劉裕伐慕容超。過此山而喜。形於色者。泱泱大風。足以創霸。若晉既有華山二嶠。孟

門大行諸山之險。文十三年。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襄

二十年。使諸侯戍鄭虎牢。以防鄭之通楚。杜注。此時虎牢屬晉。其後復

滅偃陽界宋。以通吳晉往來之道。偃陽在徐州府沛縣。是虎牢桃林之

險。俱爲晉有。抗楚抑秦。所以能爲盟主百有餘年也。楚有荆

塗。方城漢水之固。自旣滅申滅呂滅息。於是有申息北門以

窺中國。退可守。出可戰。成十八年。又拔宋彭城。封魚石。以絕

吳晉往來之道。

彭城在今江南徐州府治銅山縣

哀四年將通於少習乃秦

豫咽喉之地爲天設之險。

杜注商縣武關也在今陝西南州

故楚圖北方將

通少習而晉人震懼此春秋時楚之所以放然坐大也吳處

荒遠其後寢強略有江南全省之地與楚爭鍾離州來居巢

三邑者垂七十年迨州來既入吳

州來卽今壽州

而入郢之機兆矣

但得之於楚而失之於越耳越自句踐轉敗爲勝遂成霸業

天子致胙然五傳至無疆爲楚所滅論者謂其滅吳驟勝而

驕不能北扼州來西阻豫章使楚東侵兼有廣陵徐泗之地

棄地利以與人故滅之如反掌矣秦據有豐鎬穆公發憤爲

雄如滅芮築壘爲王城以塞西來之路其援立晉惠公也實
會河外列城之賂東盡虢畧

卽桃林

以爲東出之謀無奈呂卻

諸臣背而不與道立文公益知難以覬覦因偕晉師滅都都

近武關猶冀經營商雒圖武關以爲南出之門戶乃滅都而

都終爲楚有不能越武關以南而晉且得白翟之地

今陝西延安府

魏分得之復犬牙於秦之境內故終春秋之世秦屏伏西睡

不敢出氣者以函關武關之門戶俱非已所有也洎三晉瓜

分韓得虎牢而魏得桃林桃林遠爲秦有孝公遂因峭函之

固置關曰函谷關

在陝州靈寶縣

秦之有函谷猶楚之有申呂也長

驅中原。由此始矣。

漢武帝復改設函谷關于新安縣。則去靈寶縣東又二百餘里矣。

况又魏

獻西河。內通巴蜀。席卷天下。夫復何疑。此則周時地利之大

略可言者也。

亦畧本春秋大事表

孟仲子

孟季子附

問

趙注以孟仲子爲孟子之從昆弟。于孟季子則無注。而孫

疏謂卽季子爲任處守者何如

答

觀孟仲子答齊王問疾之事。則謂孟子之從昆弟似矣。但

按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

禮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

原注仲子子思

之弟。又闕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祿宮也。据此則孟仲子似有兩人。或謂孟仲子本子思弟子。後學于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是皆莫能定也。至孟季子孫疏謂卽季子爲任處守者。按此爲孟季子。何得與任君之弟混而一之。故集注疑爲孟仲子之弟者近是。又孟子弟子多有異說。如趙岐子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以季孫子叔二人皆爲孟子弟子。又曰：告子嘗學於孟子。又曰：高子齊人也。嘗學于孟子。又曰：盆成括嘗學于孟子。聞道未達而去。又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爲孟子弟子。又廣韻有云：離婁。孟子門人。皆未知所据。

子之持戟之士 三句

問

趙注持戟謂戰士伍謂行伍去之殺之也集注依用之按
閻氏百詩引郝京山云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
也因推其解以謂商君列傳持矛而捺闌戟者旁車而趨及
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可悟
孟子持戟之士蓋爲大夫守衛者固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
孟子第卽所見以爲喻耳其說如何

答

舊解以持戟指戰士以去爲殺則軍法森嚴亦何用一日
三失伍而後去今以伍指班次而以去爲罷去正是譏距心

失其職守而不去與下文立而視其死意恰相關合且孟子
當日面謂距心想亦不取譬于戰士而以去之爲殺之致出
言太甚也則郝氏說固自可從